

第一篇

柏拉图疲倦的眼光中美丽的城邦

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浩瀚繁杂的，只有各学术研究机构利用充足的人力与物力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做出完整的阐述。首先我们阐述一下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状况，然后再讲述我们当代的状况。我们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开始。政治的出现和对其进行思考并不局限于古希腊，而是自从有了人类就已经产生了。但比较公正地说，希腊人的政治经验是极为重要和令人瞩目的。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前四世纪，古希腊人的人类学思想也是非常伟大和杰出的。总之，把其称之为“希腊哲学”则比较正确。后来的哲学史学家们做出的判断是切实的，即：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的任何哲学，遵循的不是柏拉图哲学，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

总的来说，古希腊的思想与先前的思想相比则更深奥且有条理。与此同时，对其后来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希腊丰富的思想遗产是人类思想的源泉，对人类各个时代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古希腊的政治也同样是杰出的，比其它社会的政治更为杰出和优越，政治思想也比较深刻和扎实。

柏拉图的《共和国》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一直是哲学思想的源泉。对哲学和政治进行思考的任何思想都离不开这两大源泉。古希腊政治从其思想和变化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杰出的，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独占鳌头。因此，首先研究古希腊的政治和政治思想是无可非议的。关于古希腊，我们仅概括地研究一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这两位哲学家是人类哲学中无可非议的先驱。

在此之前，思想家与雄辩家们就存在与政治进行了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许多谈话中驳斥了诡辩主义者关于政治、人和世界所进行的讨论。只要是不被迫做出选择的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是最具有影响，最全面和符合逻辑的。通过研究这两位哲人的思想，我们就会对政治和政治思想有一目了然的感觉。同时也会为概括地研究柏拉图关于政治所持的观点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将会引导我们进入孕育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思想的希腊思想与现实世界之中。

部分哲学史学家们称，希腊哲学的发源地是小亚细亚海岸。泰勒斯的故乡米利都是爱奥尼亚哲学的摇篮。泰勒斯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他也是第一个用最敏锐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类的哲学家，他就各种问题提出了严肃且符合逻辑的观点。

在历史上，希腊的政治状况也是非常有名的，希腊的政治经验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其后均是少有的。

希腊哲学的鼎盛时期也正是希腊的城邦时代。政治思想史中所谓的城邦指的是特定的政治社会。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它希腊著名学者的作品中均对其特征作了阐述。

通常认为，希腊的城邦时代是自梭伦时代开始的，梭伦（公元前 638——前 559），是古雅典政治家和诗人。作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出身贵族，曾经商，同情贫民处境。公元前 594 年任执政官，立法实行政治、经济改革，曾参与修订了《希腊宪法》。

在这一时代，政治思想中被称之为“城邦”的政治轴心与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城市”一词之间有着根本上的区别。

希腊的城邦具有精神和政治倾向。城邦就是在其中生活的居民们的身份的标志。个人在城邦中只是一个成员，其人性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得以实现。城邦是人的根本，忽视了城邦，个人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城邦达到了鼎盛时期，他在纪念与斯巴达进行的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城邦的重视程度。他说道：“雅典的居民们，你们当时时刻关注雅典的兴盛，你们应对雅典充满爱，并为之而自豪。你们应回想一下，这一王国是那些勇敢的将士们缔造出来的，那些将士们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战争中，害怕凌辱和失去荣誉的危险始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如果他们在一次事件中没有取得成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失去自己对祖国的敬爱，而是自愿地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献给一次盛会的最好礼物来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换句话说，雅典人有着强烈的国家自豪感。他们认为，自己与雅典是荣辱与共的，因此他们积极参与各种重大事务。他们说：在一个有理智、明晓事理的人看来，有什么东西能比这

一天赐更昂贵呢？如果拿自己的财产、家庭与雅典城邦相比，雅典城邦高于自己的个人财产和家庭。也就是说，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甚至在他们看来，尽管家庭在社会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城邦高于一切。在古希腊，政治和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城邦，而不是种族或民族。

希腊曾有过许多独立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拥有自己的自主权。古时候的哲学家在给城邦下定义时说，“是独立自主的。”也就是说，一个完美的社会是能够管理自己事务的。城邦与家庭和村庄之间的区别，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大小，而是家庭和村庄不能达到自给自足，但城邦却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包括雅典在内的各城邦表面上是完全自治的，但是在外交事务中，却附属于雅典。事实上，雅典在这些城邦中享有中央政府的地位。每一个城邦都拥有与其他城邦不相同的制度。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提到的制度是：民主制、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权力政治和僭主政治（有时相互会混淆在一起）。但是，用艾纳亚特博士的话说，其中最重要的尚属权力政治和民主制。当然艾纳亚特博士认为，权力政治就包括奴隶贵族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我们将会讨论这个时期希腊的重要城邦——斯巴达城邦的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斯巴达城邦与雅典城邦之间曾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战争。

在城邦时代，存在着各种倾向，比如，在民主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那些倾向于权力政治的人们就会形成一股具有影响的势力。而在权力政治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倾向于民主制的人们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很自然，在这些倾向中经常会发生争执和摩擦。使社会内部产生摩擦和冲突。有时候部分势力为了

战胜自己的对手而不惜求助于外部势力的援助。因此，使得城邦有时产生极度的混乱。

柏拉图于公元前 427 年就出生于这样的时代，并卒于公元前 347 年。在他出生前曾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是雅典与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爆发的最激烈的一场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学术界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于公元前 404 年结束。也就是说柏拉图完全了解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在雅典留下了被毁坏的残垣断壁，而且在整个希腊境内被毁坏的遗迹随处可见。完全可以说，这场系列性战争是导致希腊文明衰退的导火索。因为，随着战争的结束，希腊伟大的文明也开始逐步走向衰落。亚里士多德事实上就是生于希腊文明走向衰落的时期。

斯巴达城邦实行的是权力政治，而雅典城邦则奉行的是民主制。在古希腊每一个城邦的内部均具有民主和权力政治两种政治阵营。因此，在希腊某一城邦面对内战所采取的方式将取决于哪一政治派别占统治地位。反对党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击败自己的政敌而做出努力，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军队。因此，希腊当时爆发的各种战争不仅是希腊城邦间发生的摩擦，而且也是各种思潮之间爆发的内战。古希腊城邦内部发生的暴乱使得城邦的统一受到了动摇和毁灭。柏拉图在年轻时代经历了许多残酷的政治动乱，在公元前 404 年，雅典在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到失败之后，就丧失了海上的霸主地位。同时在城邦内部也出现了民主制政府与专制政府轮流交替执政的状况。

在雅典恢复奴隶和民主制后，发生了一起被称之为巨大的历史性悲剧的事件。这对于柏拉图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那

就是被柏拉图称之为当时代最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因被指控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给柏拉图自由的精神带来了最沉重的压力。

各政党之间因争权夺利而爆发的战争和冲突，甚至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用敌人之力，或与敌人勾结，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混乱无序，民不聊生，令人痛心疾首。

尽管如此，柏拉图非常留恋希腊的文明和社会基础，尤其在苏格拉底被杀害后，他渐渐感觉到，在希腊城邦内所实施的法律的神圣性在他的心目中不断消失。在他的脑海中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难道社会法规的基础没有出现问题吗？

柏拉图出生于贵族阶层，因此，他也参与政治，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目睹到一系列危机之后，他放弃了政治，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最终于公元前 377 年完全将自己的一生精力投入到教育和哲学思考之中，并建立了学园，从而在他的生活和人类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柏拉图在他的一封信中很明确地讲述了他自己的状况：“在少年时代，我也与其他少年一样，希望长大以后，可以自由选择，为国家服务，参与国家的管理。但是，那时却发生了几起政治事件。现在我详细讲述以下这几起事件，有一伙不满当时政府的人推翻了政府，国家的政权落入了五十一位贵族的手里。但是，实权却掌握在另外三十人手里，他们任意地统治着国家，这伙人中有几个人是我的亲戚和相识，他们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政府，他们认为我非常渴望这项工作，我那时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我原以为他们能够使国家摆脱混乱和腐败的局面，并使他们的政府建立在精神和道德的基础之上。因

此，我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行为，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些官老爷们所开创的局面与以前的形势相比，时风日下，以前的局面可谓是黄金时代了。因为我看到，苏格拉底在我看来是当代最尊贵、最伟大和最虔诚的人。然而他们却派苏格拉底和他的几个追随者去强行欺压一名市民，尽管苏格拉底并没有服从他们的命令，但是，我却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和他们所犯下的种种罪行。由此，使得我对这一政府的行为方式感到极度的厌恶于是，我认为最好还是与他们分道扬镳，没过多久那三十个人领导的专制政府就被推翻了。民主政府随之得以建立。我也鉴于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而用乐观的眼光看待这一新政权。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同样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我受到了严重的凌辱。当然，在革命时期发生这样的事在所难免，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我的政治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那就是我们的朋友和老师苏格拉底再次受到攻击，几名民主党领导人指控他犯有亵渎神明罪把他拉上了审判席，然而这与苏格拉底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在法庭上绝大多数人为他投反对票，并判处他死刑。在目睹到这样的事件和看到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以及对所奉行的法律和公共道德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我认识到，在这样的形势下继续在政府机构任职是不明智的。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形势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的这一信念也更加坚定，并通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当今统治社会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这一状况才能得到改变和医治。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只有哲学才能够使人类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步入正轨，因此，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成为社会的领导者，或那些倾向于哲学的人领导社会，人类才能摆脱不幸和苦

海。(柏拉图文集第七封信)

总而言之，显而易见的是，柏拉图对他所讲述的文明的危机具有深刻的认识。

我认为，对柏拉图提出的一个问题，他在做出回答中提出了《理想国》这一构想，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两种精神状况，这是由于他所讲述的部分状况与形势所造成的。其一，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极为憎恶，且备受了战争的煎熬，以及他对当时盛行的恶风陋俗和滥杀无辜的行为极为愤慨。

其二，他对希腊，尤其代表整个希腊社会的尊严与伟大的雅典极为留恋。柏拉图与每一位希腊人一样也以自己的城邦引以为荣。

柏拉图一方面对现实不满，另一方面却又对现实极为留恋，他希望看到一个兴旺繁荣的雅典，然而他所看到的却是面目皆非和一片凄凉的雅典。

种种迹象均说明，柏拉图非常向往希腊的城邦政府制。在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极为推崇斯巴达城邦的政府与社会机制。他认为：斯巴达城邦的政治体制是继理想的政治体制之后一种高水平的体制。他还认为，斯巴达城邦的政治体制要优越与其它三个不理想的政治体制，即：寡头政治，民主制和僭主制。斯巴达政体是法律化，条理化的标志，其统治者们的生活也是循规蹈矩的，也正就是这些特点吸引了柏拉图。因为，这些特点对于一个欲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和繁荣强大的政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认为，这是希腊和雅典社会机制得以保留的保障。尽管斯巴达城邦一直与雅典对立，但柏拉图追求的是希腊文明，因此，他对斯巴达人给予了赞扬。当然，柏拉图

对斯巴达的社会与政治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政见。尤其是斯巴达人不太重视理想与思想，更多地重视锻炼身体。在柏拉图看来，尊重领导者，共同在一张桌子进餐，重视体育锻炼，施行军训，这一切都是斯巴达社会中的优良行为。也就是说，这一切行为将会导致产生一井然有序，勇敢和遵纪守法的社会。但是综上所述，斯巴达城邦的最大缺点就是不思考，思想薄弱。但是，无论如何，在斯巴达城邦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尤其是斯巴达的统治者们所具有的循规蹈矩的品德。

在柏拉图提出理想国之时，一方面他向往雅典和希腊，另一方面却无法消除希腊所面临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危机与混乱。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与社会状态下，他提出了理想国这一思想。

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什么特点？理想国拥有理智与意志这两大元素。所谓的理智就是：认识包括存在物和原子以及人类美德的真谛，所谓的意志就是能力与规律结合的产物。这一理想国不仅拥有理智，而且也拥有能力和意志。事实上，即拥有知识的美德也拥有实践的美德。因此柏拉图做出极大的努力，绘制勾画出了一个理想城市的蓝图，这个城市既符合希腊的社会传统，也不具有在他自己看来当时代所存在的一些弱点。柏拉图只感到厌恶而并没有失望。他一直认为，希腊的文明是永恒的，但必须要认识其本身存在的弱点，并想办法消除这些弱点。柏拉图既留恋过去，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正就是这一留恋和希望促使他奋勇起来提出建立一个理想国的思想。但是，柏拉图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哲学家，他之所以对关于社会和其生

活的提问做出回答并不是因为幻想，也不是在夸夸其谈。也就是说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思想并不是一种说辞，而是完全符合一个哲学家整体思想的大纲。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整体思想大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柏拉图的思想必须提出批评。对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提出批评，正如此前我们已经讲过的，有两种形式，既可以批评哲学家所遵循的原则，而且还要对他所遵循的原则获得的结果提出批评换句话说，既批评哲学家所遵循的原则，同时也批评哲学家通过原则获得结果中所经历的里程。关于柏拉图我们暂就是否接受他的思想原则不谈，但必须公正地说，他的思想里程是哲学的思想里程，他的思想机制是极为和谐的。正是他的这一哲学里程和思想和谐使得他成为人类的哲学泰斗。

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中个人是与集体联系在一起的。柏拉图不接受个人与集体分离的观念。在他看来，脱离了集体的少数存在是残缺的。因此他在《理想国》一书中强调，公正只有在城邦内才能得以实现，人们才能享受到公正。

集体属于一种与存在整体相结合的特殊社会法规。也就是说，它附属于控制着世界的更大的机制之中。个人是集体的一个部分，集体则是统制着存在界的更大的机制中的一个成分。存在的机制拥有着精确、理智和完美的和谐。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和解释的。柏拉图认为，个人和社会机制就产生于这一普遍机制之中。

在柏拉图看来社会机制中政府是轴心，其它社会成分全部是政府的附属部分。在柏拉图看来，城邦是自然的而并非人为的。也就是说，政府机制存在与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类的

生活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政府具有自然的根源，它犹如其它所有存在物一样，因此它是被创造的。人的工作并不是去创造社会机制，而是去发现早已明确和确定好的机制和规律，并把这些规律运用于自己的工作之中。也就是说，政府存在的钥匙并不掌握在人的手中，而是来源于存在界的源泉。人必须去发现那一早已明确了规律，并遵行之。只有这样理想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

在《理想国》一书的第二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社会与政府的自然和被创造根源。在柏拉图看来，人天生就倾向于城邦式的生活。之所以要建立城邦和政府就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然需求。

柏拉图所阐述的需求首先是具有物质和经济倾向的。他说道：第一，人天生就拥有各种各样的潜能，每一个人都拥有工作的潜能，每个人的天性都倾向于使自己的潜能得以发挥。另外一种潜能得以发挥并不能满足人的需求。只有造鞋能力的人只能做鞋。然而在生活中人的需求是多样的，因为人本身就拥有各种各样的潜能。必须相互合作，生活才能变得容易。也就是说，是天性促使人走在了一起，并相互合作，拥有安逸美好的生活。

第二，一个人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必要条件是有限的，无论他付出多大的努力也不能满足得了自己的需求，只有在集体的框架内共同合作的条件下，才能够满足得了自己的所有需求。一个人独身一人，他会累得筋疲力尽，甚至会连最起码的人性也无法得以提高，他只能算作是一个动物。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城邦和社会得以建立的原因是：

满足需求的条件是有限的，每个人对完成不同的工作具有自身的特殊能力。关于这一问题，柏拉图在其所著《理想国》一书的第二篇以及其它著作里作了详细的论述。

至此，我们就城邦的经济和物质因素进行了讨论。但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最终目标并不是经济。他说道：“尽管经济是动机，但是，人类的城邦和社会的目标并不是经济。当社会得以建立时，这个社会就是为人类而建立的。人拥有超动物的本质。

“人类社会可以拥有物质的特性，换言之，人建立城邦具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但社会的灵魂是公正。公正是人性的事情。”《理想国》一书就是从对公正的问答而开始的。哲学家不愿阐述城邦的自然和物质倾向，但是，为了使城邦达到完美，便展开了关于追求公正的讨论。他针对自己而说道：“亚里斯顿的儿子！现在，我们的城邦已经得以建立，我们剩下的唯一工作就是在那一城邦中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一目标就是四大美德之首——公正。

公正是人的美德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是人的四大美德之一。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的第四篇援引苏格拉底的话对城邦所具有的良好美德作了详细的阐述。

柏拉图认为，一个优良的城邦拥有四种根本性美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公正是社会的灵魂，为了实现公正，他分别阐述了这四种美德。

在这位哲人看来，智慧是聪明人的美德，它产生于知识，但是，在城邦中被称之为美德的智慧并不是特殊的知识和技术，而是对整个城邦的认识。其目标就是用最优美的方式治理

城邦内外的事务。当人具备了这样的知识之后，良好的思想和智慧就会产生，这一知识和智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的，而是只有城邦中的极少数人拥有这一美德。只有极少数居民才有资格管理和统治城邦。

勇敢是另一美德，这一美德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而是只有特殊的群体拥有。城邦的勇敢有赖于城邦的居民中的某一部分和阶层所具有的勇敢。即：守卫城邦的武士阶级。

节制和适中：人具有善恶两个方面，当一个人的善的部分战胜了其恶的部分，那他就会获得人们的赞扬，同时也是一个能够掌握自己的人，否则那他就是私欲的奴隶和失去自制能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在城邦内会产生各种欲望、享乐欲和痛苦。公正只有在城邦中的居民完全控制了自己的私欲和享乐欲之后方可实现。

因此，如果智慧和勇敢只属于城邦内某一特殊阶层的话（统治者和武士），那么，节制和适中也就不会只属于某一特殊的阶层。公正的城邦就是城邦中的所有阶层和成员均保持公正。换句话说，在柏拉图看来，公正就是：城邦中的劳役（平民）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就这两个阶级究竟哪一个阶级统治城邦这一问题达成自然的共识。城邦由哲学家来统治。

在对三种美德进行了阐述之后，现在轮到了公正。柏拉图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即：公正不属于以上三种美德之内，而是其它三中美德得以产生的基础。只要与其他美德结合在一起，其它美德就会因公正而得以保留。同时也是城邦中各种美德的有效保障。由于在城邦内公正得以立行，城邦内的男女老少、自由公民与奴隶，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将各司其职，互不

干涉他人的事务。鉴于此，城邦内的公正就是：每一行业，每一阶级的人只履行自己分内的职责。柏拉图认为，四大美德与城邦之间的关系完全与四大美德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同。也就是说，城邦和个人的美德与二者的公正是相同的。

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意志和情欲三个方面，其中理性的美德就是智慧和深谋远虑。意志表现为勇敢，情欲则需要人进行适当的节制。公正的人是不会允许自己去侵犯他人的利益，同时也不允许他人侵犯自己的利益。公正就是在人的生活和城邦内建立适当良好的规律。公正的人就是能够把握自己的人，公正的城邦也是如此。二者在工作中会遵守规律和井然有序地工作。总之公正会在人的灵魂中产生和平与安宁。城邦的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正如三个基本音调，即：低音、高音和中音以及这三个基本音调内的各种音调均可以协调起来那样。

所以，公正在一个乐队中发挥着协调一致的作用。公正与城邦和每一阶级的成员之间的关系犹如建筑工程中工程师与建筑工人之间的关系。

概括地说，在柏拉图看来，在组建一个社会和国家中尽管经济动机起有影响性作用，但城邦的灵魂就是公正，这位哲人首先研究了城邦内的公正，然后研究了个人这个个体所应具有的正标志和职能。

由此可见，柏拉图为勾画理想国的蓝图而得出了这一结论，即只有智慧统治国家，国家才能成为一个美丽和理想的国家，而智慧则是哲学家所拥有的。因此，最理想的统治者就是哲学家。

在阐述了理想国的基础和目标，以及其标准之后，柏拉图对政治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批评。《理想国》一书的第八章，完全是对当时政府的批评。

柏拉图提出，与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相对的是四种政体，即：权力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他说道：“这四种政体中没有一种政体可以保证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

要想阐述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就必须研究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完全可以说，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他的世界观的逻辑性结果。

在柏拉图看来，美好的生活是实现城邦的目标，它产生于执行良好的法规，这些绝对性法规是存在的，必须去发现并遵循它。上述的法规是可以理解的，通过理智是可以获得的。如果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特殊的方法，经过几个里程之后就会获得这些法规。因此，只有哲学家治国，才能建立起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美好国家。因为只有哲学家能够理解事物的真谛和绝对的法规。

在此，我认为有必要阐述一下柏拉图关于真理和获得真理的观点。

在柏拉图看来，世界拥有一个实在（创造者），这一实在是可以认识到的，但我们决不能把任何表面认识和认识实在与真正的认识错误地混为一谈。对于真实事物的真正认识是肯定无疑的，因此柏拉图认为，感官认识不能提供真正的知识。

他在《蒂迈欧篇》中对许多关于认识的流行观点，尤其是智者们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在那本书中宣布，称“认识”就是感官理解的说法是错误的。不光是感官认识，就是其它所有通

过科学前提，没有经过思考而获得的信念（尽管这些信念有可能是正确的），都不能算是真实的认识。从属于真实认识的事物是肯定和真实的。这在感官世界是无法获得的，而是来源于理念的世界，产生于真实存在的理念。理念是什么？任何一个理念都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具体事物只是理念的影子，真正与固定的存在均产生于理念。所有的人全部是影子和不固定的。但完美的人是存在的，但他并不存在于所有的人中间，而是与他们分开的。众人也因分享了理智，因此也享有存在，这一崇高的理念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认识的途径是通过辩论的方式或柏拉图的方式，通过几个阶段，人可以记忆起理念世界的东西来。

柏拉图认为，实在的标准并不只局限于具体事物，而是意义也同样具有标准。也就是说，良好的政治行为方式也同样有标准，政治学的职责就是认识美和善。因为美和善是产生优美行为的根本。换句话说，政治学也就是认识政治事物的标准。哲学家不但能够认识客观事物和具体存在的事物，而且还能够认识意义，理解明确优良行为的法规。如果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王和政治与智慧结合起来才能消除腐败，哲学家能够认识到永恒不变的存在，那也是为了追求尽善尽美，也可以证实绝对美的存在，与此同时，他既能够认识这些美，而且也能够认识所享用的具体事物，哲学家监视着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些不能认识真正存在的人，是无法获得美的判断和在今世能得以实现的公正与善的。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没有关于理解那些判断的标准，同时也无法观察到绝对的真理。这就犹如一名画家利用自己的双眼以某一自然景观为摹本，极为认真细致地绘

画。那些内心盲目的人是没有资格作领导的。鉴于此，柏拉图的政治基础是完全建立在他的宇宙观之上的。

柏拉图在他晚年时建立了一个学园，专门培养具有领导才干的哲学家。无论如何，无论柏拉图的动机和精神领域是什么样的，他的提问产生于哪里，但是，他对提问做出的回答是逻辑的，是符合他的整体思想与世界观的。难道在这位哲人看来世界不是拥有一系列层次的吗？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存在物的根源从具体事物开始直到绝对完美的最高理念，这一系列层次同样在柏拉图关于政治而制定的方案中得到了反映。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由不同阶级组成的社会，谈论这些阶级并不是多余的。如果人类存在所必需的优良元素是理智和智慧的话，在文明社会中的一系列阶级则因人们利用理智的程度而得以产生。柏拉图认为，在创造的世界理智并没有被划为一个等级，人的地位有赖于他对理智使用的程度。柏拉图既解释了劳动阶层，同时也对统治阶级的绝对统治作了解释。在他看来，这二者都具有前定的根源。他所做出的解释也都符合逻辑。一方拥有更多地认识实在的能力，因此，理所当然地就属于最高的阶层。哲学家具有认识实在的最大能力，因此，他们最有资格作国家的领导者。继他们之后是扶助哲学王治国的大臣，继大臣们之后是劳动人民阶层。柏拉图把社会分为两大阶层。第一阶层就是领导和保卫社会与国家的阶层，这一阶层分两个阶层，其一是统治者，他们必须是哲学王。其二是他们的辅助者，即：其能力略低于哲学王，但却高于其它阶层的人，这一阶层的人就是国家的卫士们。另一个阶层就是平民百姓。

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只有那些能更好地理解实在和真理的